李文饒文集卷十七

會昌一品制集

吳興韓　敬求仲甫評點

同郡茅兆河巨源甫詮定

密狀

論遊幸狀

論討襲回鶻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論田羣狀

論劉稹狀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狀
進任畹李丕狀
奏續問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件狀
論天井冀氏事宜狀
論沼州事宜狀
論回鶻事宜狀
進振武節度使李忠順狀
論潞府事宜狀
論昭義軍事宜狀

何等忠愛有一字訐激否

論遊幸狀

人君動法於日

右臣竊見近日陛下畋遊稍遠還宮近夜伏以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視朝日入宴息古人云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將入侍君就房有常節伏望陛下深察古人之言向後遊幸不至侵夜

人君動敬天道

古以人君天之所予常宜奉順天道亦猶人臣之

事陛下常須戒慎臣雖暗昧不知天道近頻見中
朝人說自秋已來五星所行稍失常度此皆天意
慇勤儆戒陛下毛詩云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古
人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伏惟陛
下稍節馳驅以順天意
以前臣伏蒙陛下自遠鎮授之鈞衡若畏避不
言實負恩德不敢對諸宰臣論奏謹具密狀以
聞不任惶懼迫切之至

討龔回鶻事宜狀

右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兼
如何取得公主者臣久經思慮非不精詳回鶻皆
騎兵長於野戰若在磧鹵難與交鋒雖良將勁卒
無以制勝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
突其佗並不慣習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未會斫
營倘令石雄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渾一千
騎精選步卒以爲羽翼晝枚夜襲必易成功臣夙
夜籌度無出此計如以爲允伏望各賜密詔處分
臣伏望留中不出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狀、見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已將兵馬赴幽州雄武軍、使令日奏事官吳仲舒到臣宅、臣扶疾與之相見、細問雄武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有土團子弟五百人、臣問兵馬至少如何去得、仲舒答臣云、只繫人心、歸向若人心不從、三萬人去亦無益、據此說、即是仲武得幽州人心、又云張絳初處置陳行泰之時、已曾喚仲武、欲讓與留務、是衙門內一二百人未肯、仲武行至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却令歸鎮、臣又問萬一入不得、即有何計、仲舒云、幽州軍糧並貯在嬀州、及向北七鎮、若萬一入未得、却於居庸關守險、絕其糧道、幽州自存立不得、伏以陳行泰張絳皆是邀求符節、固不可比仲武、先布款誠、候朝廷指揮、因此拔用、必能盡節、加之恩寵、亦似有名、緣在假未獲面奏、謹先密奏、伏望留中不出

論田羣狀

右臣數日來竊聞外議云、田肇緣田羣抵法、不食

而終、義動人倫、無不傷嘆、伏見後漢時河間尹入
潁川人史玉皆坐慤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渾、
皆詣官曹、來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
其死、既有故事、敢不密陳、臣若於中書公論、必外
爲人傳說、臣對諸宰臣、不敢議及此事、今手狀陳
奏、實願發自天慈、必冀中外人心、無不感悅、臣與
田肇兄弟、唯識其面、未嘗交言、班行具知、非敢謬
妄、況臣年近六十、位忝上公、唯願竭肺肝、上裨聖
德、豈敢稍涉情故、罔惑聖聰、此伏願留中不出、狀

論劉稹狀 太原狀附

右臣適見度支報狀、王宰已似納其情款、發使之
時、不以先聞、便受表章、欲自擅招撫之功、昔韓信
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潛兵掩襲、只
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武威、建立奇功、實在
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緣內養尋常
充使、恐節將未便承稟、伏望降供奉官、今日便赴
行營、自看進軍、掩其無備、兼許三軍儻立除勳、必
比諸軍倍加賞賜、如劉稹已出潞府、須令全家面

縛、兼郭誼劉公直張岱谷陳揚庭李仲京等面縛、即受領如劉稹自來、却令送回、輙不得受、兼要降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若王宰已納劉稹、即石雄無功可紀、累經大陣、自當矢石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便看齊入、勿失此便、

太原

右太原只是貪虛、犒賞不足、從前人心忠順、況一千五百人、豈足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況兵事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賜李石詔、且令身赴行營、於側近徵兵討亂、兼遣義忠、却赴太原、許罪其首惡、其餘一切不問、若兵力可及、便須翦戮、頃年張延賞在西川、因張朏作亂、走至漢州、却得入成都、今令李石且依有兵處、却入則不損朝廷威命、兼不妨榆社有兵望降使處分、

以前件臣緣假日兵機切速、不暇與李紳等參議、謹密狀奏聞、如蒙允許、便望今日、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 請官軍回避偷兵處不戰

右高迪稍賊中更無他計只是潛抽兵併向一處排陣引官軍索戰官軍即須探知若攻城寨來即要與戰如不來並不要將兵逼逐緣偷兵併來停住三日不得即須却歸本處但三四數度不與戰即賊知官軍覺其情計自然喪氣如此不得便宜後必軍人別有變故每度出軍排陣官軍便逼逐與鬬皆是落賊奸計一度小得便宜後知官軍三個月瘡痍未復即撤兵又向別處切要王宰石雄義忠常密遣細作探偵知諸處抽兵來即不要戰知抽兵却兵虛處即入兵攻討但常如此支敵萬萬不落便宜

請令鎮州魏博深入下營要分賊勢

右高迪稱鎮州魏博兵馬至多並未分得賊勢緣不離舊處下營一兩個月一度將兵深入燒掠村閭驅討牛馬與乞火相類賊中並固守城邑外有村閭牛馬賊亦不惜今須令鎮州兵馬移軍下寨扼其要害每移三二十里即得魏博即須令早過渾河若且如今日下營處賊中都未忙忽灼然分

賊勢未得、又云河北節度使、朝廷若會其情甚易、驅使每賜詔切要好言語優奬彼此不要令知與元逵詔、即須云一切委任元逵與弘敬詔、即云一切委在弘敬、但稍示親信、必自盡心、以前謹具如前高迪雖是河北軍將臣每度與言、頗似忠信、盡望付翰林約此意賜元逵弘敬王宰石雄義忠詔所冀速平殘寇謹錄奏聞謹處、

任畹李丞與臣狀共三道

右臣緣小寇未殄、前月末與河中留後任畹委曲令轉問李丞有何方畧、一一條疏報、今得任畹書并封送李丞狀兩道、並謹封進、其李丞狀一道、論請依前取黃澤嶺路斷賊要害臣近訪知魏城路、又狗脊嶺東西、經五月十四日陣、被賊掘坑塹至深、必恐進兵不得、古人云戰不勝則易地而處、伏望密詔義忠朝清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得否令子細籌度、如可去便候進止、事貴神速、須務至密、機計儻漏、還備隄防、其一狀請令諸軍各

齋十日乾糧深入過險此亦是用奇之計伏望約此意賜石雄王逢詔令如此排比石雄就河府王逢就絳州各曬乾糧緣日色猶烈數日可致兼各賜度支側近軍糧米一二千石尤冀集事臣緣冦孽未剪每得四遠文狀皆願一一上聞頻瀆宸嚴不任惶惕伏望留中不出

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狀

一高文端稱直下打澤州城恐損官軍兵馬緣賊兵原有一萬五千人常出一半已上於四面山谷埋伏待官軍打城困乏即四面齊來救援恐落賊奸計其陳許軍請過乾河北逼澤州更下一寨城寨連接便築鹿項夾城但從一面起手圍遶澤州每日常須大兵排陣四面抵敵賊救兵賊心危急恐被圍合必有大戰待賊軍退敗乘勢便收澤州如此則不損官軍免落奸計伏望依此詔示王宰

一請令王逢進軍取賊固鎮兩寨但兩嶺上排陣直抵賊固鎮寨當川亦須着兵亦抵賊寨緣固

鎮兩寨、四面懸崖、官軍便打、必恐損人、難收其賊寨更無井水、盡喫泉水、在寨東南澗內、約一里已來、但逼賊寨三兩日、絕其取水路、賊軍無水可喫、即須拔寨退走、官軍便可進、固鎮東十五里、是青龍寨、在嶺北側上、四面並是懸崖、取水亦在寨外、還依固鎮寨、絕其取水路、即得青龍寨、東去沁州十五里、城寨至牢固、賊兵約一千五百人、內五百人、土軍團練、全安慶自領、伏望依此、詔示王逢、

一長橋賊都頭王釗、約將一萬兵、今在沼州城內、緣劉稹處置、却失天井關都頭　茂卿一門、又處置、却邢洺兩州、救援兵馬、使談朝清兄弟三人、王釗自此疑懼、劉稹差親器伏官賈少遇追王釗入潞州、並不伏追、官健一時叫闞、王釗已持兩端、必不肯爲劉稹用命、本是潞州子弟、見有兄弟數人在軍、材能最出於衆、若招降至多、必恐顧惜家口、又官健投降後、爲諸軍所殺、亦恐非願、唯密將意與王釗、令將一萬人、却入潞

州處置得劉稹別與一道節度使兼與檢校高
官更別賜錢物高文端云官健受苦日久朝夕
難過家屬盡在潞州若遣回軍必皆情願臣恐
弘敬不知王釗不伏劉稹追呼伏望專降中使
密賜詔示令依此速致意與王釗取其回意聞
奏河朔多異色人若遣傳意計合必達
一臣問高文端賊中誰人作急高文端云潞州城
內即有郭誼王協張谷向外即劉公直臣先得
元龜狀稱劉公直會事王晏平常依倚於王宰
伏望詔王宰令百方將意與劉公直若肯
却取劉稹亦許別與重官酬仍別賜錢物
以前謹具如前昨日高文端到宅辭臣因子
細問得賊中事宜兼共商量計策皆似可謹
錄奏聞謹奏

天井冀氏事宜狀

右臣昨日晚見鎮州奏事官高迪云向前已曾向
臣言軍中密事令更有切事要言於臣請不令王
助知令山東三州歸降已平了天井冀氏却須令

堅守城寨不得與戰不二十日內必自變生緣賊已窮蹙不可更逼著恐其計窮必爲濟河焚舟之計一人敵十人之命官軍與戰必恐不利若萬一小衂却恐延賊旬月之命緣臨洛已投魏博當道兵馬過來不得請召弘敬速撥兵取臨洛路便扼武安潞府知山東兵來必梟擒劉稹向闕臣伏見高迪之言至忠至切伏望速賜弘敬王宰石雄詔處分謹密狀奏聞伏留中不出

洛州事宜狀

右適徐乃文將弘敬委曲呈臣似憂朝廷處置洛州亦未得所臣細問其故徐乃文云安王已送啓狀與王釗高元武又歸投王釗即日有二萬六千人甚得軍心都頭盡皆畏伏取郭誼未得已前且要令在洛州勾當緣歸降人皆未甚安忽恐惜留王釗未肯放出萬一有此終不如無伏望速降使賜弘敬詔看彼事宜如王釗出彼未得且令勾當待盧釗到後令赴闕不遲崔叔途是王釗下都頭甚有膽畧昨來首謀歸國盡是叔途王釗未出已

前弘敬意且欲留叔途今在闕下伏望於安省安置其弘敬委曲謹封進上委曲中所云中丞是李回謹錄奏聞

回鶻事宜狀

右自劉稹平後臣久欲奏聞請降職事情中使宣諭仲武令早滅却殘虜兼探仲武見劉稹平後有何言說兩度緣延英論事校多未及陳奏昨日奏事官論博言到傳仲武語與臣近稍得回鶻消息人心頗有離異緣可汗欲得投安西其部落百姓皆云骨肉盡在向南願投國家又云與室韋已不得所據此時勢即合歸降不然自相破滅伏望因此機便特降供奉官有才識者充使兼賜仲武詔諭以劉稹已平天下無事唯殘虜未滅常繫聖心仲武猶帶北面詔討使合爲國家了却殘虜成此功業令超於鎮魏朝廷酬報必極優崇料仲武企羨兩道立功皆加寵位又知朝廷內無寇孽足得捍邊仲武是見機之人必思自効令取歲內百計招降兼示以優待可汗必令得所緣國家與回鶻

久爲敵國結怨已深雖近方戢兵終須早有經畧且令招誘最爲得宜臣謹密狀聞奏此狀望留中不出

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臣狀一道

右今日振武奏事官閒丘弘到云却收到河東沒落官健楊惟清等二人稱回鶻可汗在天德北三百里已下臣昨日已見李思忠下軍將閻顒說思忠意緣朝廷冊命黠戛斯恐回鶻可汗必懷疾妬與諸小蕃合勢遮截漢使請令漢兵且於天德住待計會黠戛斯兵馬迎接方可進發今忽近天德已似有驗其邊界事宜李思順皆自有表進訖李思順別有狀一道稱回鶻合祿　等一人投降賫得款云可汗見在兵只有一千五百人衣甲約六七十領角有三隻皷有四面每度與諸蕃打得羊馬數亦至少旋自分却據此通款事皆詣實李忠順疑蕃人詐妄未敢奏聞其別狀謹封進上伏望聖慈早加警備以戒不虞臣此狀請留中不出

潞府事宜狀

善後

右臣伏見報兵馬不肯發赴振武閉城叫反古人云敗軍之氣沒世不復今潞府乘破敗之後又失天險只是憚於征役豈敢更爲逆命亦恐是盧鈞姑息太過軍人知其畏懦因此生心然亦須及其事初預爲之備臣比見叛亂之地皆是制置太遲及朝廷徵發賊已處處設備兵瀆云疾雷不及掩耳又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去春楊弁便是速討之力旬日而平望賜王宰密詔令府城下揀四千人樅樅排比如已聞作亂不要更待詔旨令一千人守石會關令三千人取儀州路把斷武安緣軍糧兵馬多在山東但遣邢州不通自然騷旬月不得邢洺之心未可保亦望密詔王縱溫士各令自守不得出兵唯要與武安路太原兵馬遙爲聲援最切在令山東斷絕即立可誅剪縱萬一無事不妨且賜密詔王宰先知石雄勇於赴敵計亦知警急必便澤州亦安賜澤州詔守並須用河陽兵馬不得用昭義舊人亦要賜恭甫詔知有警急發馬步一千人赴晉州屯集以防越軼臣思慮

所及不敢不便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論昭義軍事宜狀

右適魏博奏事徐廼文見臣云昨日聞三道使出城一道往魏博恐令弘敬出軍却慮三州不安實非穩便臣當時說向聖意只令石雄至潞州界首搜索惡人恐三州未諭朝旨知弘敬忠盡故令中使先往遣弘敬安存三州並不徵發廼文稱若如此處置至爲切當緣涉縣正當山東系口絕是要地有鎮兵五百人已下去潞府一百六十里軍糧至多潞州官健月糧皆在此請受恐潞府叛兵急則投竄涉縣搖動三州切要國家先遣兵把捉此鎮有昭義舊都押衙焦長楚是本軍舊人劉從諫降黜令往山東今在邯鄲若朝廷特賜一詔令鎮守涉縣兼把捉潞河徼子口至爲穩便如焦長楚不可委信朝廷專揀一武將速去亦得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蓋以其雖是下賤能識耕織之故臣不諳澤潞界內山川見廼文所說稍似有理不敢不便密狀聞奏望賜留中不出